

守山閣叢書

子集

守山閣叢書

子集

唐語林卷七

補遺

起武宗至昭宗

武宗時李衛公嘗奏處士王龜有志業堪爲諫官上曰龜是誰子對曰王起之子。上曰凡言處士者當是山野之人。王龜父爲大僚豈不自合有官。

李吉甫安邑宅及牛僧孺新昌宅泓師號李宅爲玉杯牛宅爲金杯。玉一破無復全金或傷尙可再製牛宅本將作大匠康訢宅訢自辨岡阜形勢謂其宅當出宰相每命相有案訢必延頸望之宅竟爲牛相所得。

李衛公宅在安邑桑道茂謂之玉盤韋相宅在新昌北街謂之金杯。盧氏雜記泓師云長安永靈坊東南是金蓋地安邑

里西是玉杯地後永寧爲王錫宅安邑爲馬燧宅後入官王宅賜袁宏及史憲誠等所謂金盞破而成馬燧宅爲奉誠園所謂玉杯破而不完矣

李衛公在淮揚李宗閔在湖州拜賓客分司衛公懼遣專使致信好宗閔不受取路江西而過項之衛公入相過洛宗閔憂懼求厚善者致書乞一見欲自解復書曰怨卽不怨見卽無端初衛公與宗閔早相善中外致力後位高稍稍相傾及宗閔在位衛公爲兵部尙書次當大用宗閔沮之未效衛公知而憂之京兆尹杜棕卽宗閔黨一日見宗閔曰何感感也宗閔曰君揣我何念杜曰非大戎乎曰是也何以相救曰某卽有策顧相公不能用曰請言之杜曰大戎有詞學而不由

科第至今快快若令知貢舉必喜宗閔默然曰更思其次曰  
與御史大夫亦可平治慊恨宗閔曰此卽得悰再三與約遂  
詣安邑第衛公迎之曰安得訪此寂寞對曰靖安相公有意  
旨令某傳達遂言亞相之拜衛公驚喜垂涕曰大門官小子  
豈敢當此薦拔寄謝重疊其後宗閔復與楊虞卿議之其事  
遂格元和已來宰相有兩李少師故以所居別之永寧少師  
固言性狷急不爲士大夫所稱靖安少師者宗閔也

李衛公性簡儉不好聲妓往往經旬不飲酒但好奇功名在  
中書不飲京城水茶湯悉用常州惠山泉時謂之水遞有相  
知僧允躬白公曰公跡並伊臯但有末節尙損盛德萬里汲  
水無乃勞乎公曰大凡末世淺俗安有不嗜不慾者捨此卽

物外世網豈可縈繫然弟子於世無常人嗜慾不求貨殖不  
迴聲色無長夜之歡未嘗大醉和尙又不許飲水無乃虐乎  
若敬從上人之命卽止水後誅求聚斂廣畜姬侍坐於鐘鼓  
之間使家敗而身疾又如之何允躬曰公不曉此意公博識  
多聞止知常州有惠山寺不知脚下有惠山寺井泉公曰何  
也曰公見極南物極北有卽此義也蘇州所產與汧雍同隴  
豈無吳縣耶所出蒲魚菰鼈旣同彼人又能效蘇之織紵其  
他不可徧舉京中昊天觀厨後井俗傳與惠山泉脉相通因  
取諸流水與昊天水惠山水稱量唯惠山與昊天等公遂罷  
取惠山水

李衛公頗升寒素舊府解有等第衛公旣貶崔少保龜從在

省子殷夢爲府解元廣文諸生爲詩曰省司府局正綢繆殷  
夢元知作解頭三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盧渥司  
徒以府元爲第五人自此廢等第

周瞻舉進士謁李衛公月餘未得見聞者曰公諱吉君姓中  
有之公每見名紙卽顰蹙瞻俟公歸突出肩輿前訟曰君諱  
偏傍則趙壹之後數不至三賈山之家語不言出謝石之子  
何以立碑李牧之男豈合書姓衛公遂入論者謂兩失之  
李衛公德裕以己非科第常嫉進士及爲丞相權要束手王  
起知舉將入貢院請德裕所欲德裕曰安問所欲借如盧肇  
丁稜姚頡不可在去流內也起從之或曰德裕初爲某處從  
事時同院有李評事者進士也與德裕官同有舉子投卷誤

唐詩補卷一  
與德裕舉子卽悟復請之曰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公也  
由是德裕多排斥之

李德裕自金陵追入朝且欲大用慮爲人所先且欲急行至  
平泉別墅一夕秉燭周遊不暇久留及南貶有甘露寺僧允  
躬者記其行事空言無行實蓋仇怨假託爲之

平泉莊在洛城三十里卉木臺榭甚佳有虛檻引泉水縈迴  
穿鑿像巴峽洞庭十二峯九派迄于海門有巨魚脇骨一條  
長二丈五尺其上刻云會昌二年海州送到在東南隅平泉  
卽徵士韋楚老拾遺別墅楚老風韻高邈好山水衛公爲丞  
相以白衣擢升諫官後歸平泉造門訪之楚老避于山谷衛  
公題詩云昔日徵黃綺余慙在鳳池今來招隱逸恨不見瓊

枝莊周圍十餘里臺榭百餘所四方奇花異草與松石靡不

置其後石上皆刻支遁二字後爲人取去其所傳鴈翅檜珠

子柏蓮房玉藥等僅有存者

原註檜葉婆娑如鴻鴈之翅柏實皆如珠子叢生葉上香聞數

十步蓮房玉藥每跗萼之上花分五朵而實同其一房也

怪石名品甚衆各爲洛陽城族

有力者取去有禮星石獅子石好事者傳玩之

原註禮星石從廣一丈厚

尺餘上有斗極之象獅子石高三四尺孔竅千萬遞相通貫如獅子首尾眼鼻皆全

李衛公歷三朝大權出門下者多矣及南竄怨嫌併集塗中

感憤有十五餘年車馬客無人相送到崖州之句又書稱天

下窮人物情所棄鎮浙西甘露寺僧允躬頗受知允躬迫於

物議不得已送至謫所及歸作書言天厭神怒百禍皆作金

幣爲鰐魚所溺室宇爲天火所焚談者藉以傳布由允躬背

恩所致衛公旣歿子煜自象州武仙尉量移郴州郴尉亦死  
貶所劉相鄴爲諫官先世受恩獨上疏請復官爵乞歸葬衛  
公門人惟蹇士能報其德

李衛公在珠崖郡北亭謂之望闕亭公每登臨未嘗不北睇  
悲咽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  
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又郡有一古寺公因步遊之至一  
老禪院坐久見其內壁掛十餘葫蘆指曰中有藥物乎弟子  
頗足疲願得以救僧歎曰此非藥也皆人髒灰耳此太尉當  
朝時爲私憾黜于此者貧道憫之因收其骸焚之以貯其灰  
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悵然如失返步心痛是夜卒

隴西李膠年少恃才俊歷尚書郎李太尉稱之欲處之兩掖

江夏盧相判大計白中書欲取員外郎李膠權鹽使太尉不  
答盧不敢再請膠太尉曰某不識此人亦無因緣但見風儀  
標品欲與諫議大夫何爲有此事盧曰某亦不識但以要地  
囑論因於袖中出文乃仇士良書也太尉歸戒聞者此人來  
不要通後竟坐他罪出爲峽內郡丞

李衛公性簡傲多獨居閱覽之勅卽效攻作庀器其自修琴  
阮唯與中書舍人裴璟相見亦中表也多訪裴以外事裴坡  
下送客還公問今日有何新事曰今日坡下郎官集送蘇湖  
郡守有飲餞見一郎官不容一同列滿坐嗤訝公曰誰曰倉  
部郎中崔駢作酒錄事不容倉部員外白敏中公問不容有  
由乎曰白員外後至崔下四籌三白不敢辭其一遣自請罪

名從命崔曰也用到處出頭出腦白委頓而回去兼不敘別  
衛公不悅遣馬屈白員外至曰公在員外藝譽時稱久欲薦  
引今翰林有闕三兩日行出尋以本官充學士出崔爲申州  
又徙邢洛汾三州後以疾廢洛下

宣宗卽位於太極殿時宰臣李德裕行冊禮及退上謂宮侍  
曰適行近我者非太尉耶此人每顧我使我毛髮森豎後二  
日遂出爲荆南節度

杜牧少登第恃才喜酒色初辟淮南牛僧孺幕夜卽遊妓舍  
廂虞候不敢禁常以牒子申僧孺僧孺不怪逾年因朔望起  
居公留諸從事從容謂牧曰風聲婦人若有顧盼者可取置  
之所居不可夜中獨遊或昏夜不虞奈何牧初拒諱僧孺顧

左右取一篋至其間。榜子百餘皆廂司所申牧，乃愧謝牧。太師佑之孫有名，當世臨終，又爲詩誨其二子。曹師等、曹師名晦、辭曹師弟名德祥、晦辭終淮南節度判官德祥。昭宗時爲禮部侍郎，知貢舉，亦有名聲。晦辭自吏部員外郎入浙西，趙隱幕王郢，叛趙相以撫御失宜，致仕。晦辭罷時，北門李相蔚在淮南，辟爲判官。晦辭辭不就，隱居于陽羨別墅。時論稱之。永寧劉相鄴在淮西，辟爲判官。方應召，晦辭亦好色，赴淮南。路經常州，李瞻給事爲郡守。晦辭于坐間與官妓朱良別，因掩袂大哭，瞻曰：「此風聲賤人員，外何必如此？」乃以步輦隨而遺之。晦辭飲散不及易服，步歸舟中，以告其妻。妻不妬忌，亦許之。

杜舍人牧恃才名頗縱聲色嘗自言有鑒別之能聞吳興郡有佳色罷宛陵幕往觀焉使君聞其言迎待頗厚至郡旬日繼以酣飲覲官妓曰未稱所傳也將離郡去使君敬請所欲曰願泛綵舟許人縱視得以寓目使君甚悅擇日大具戲舟謳棹較捷之樂以鮮華相尚牧循泛肆日意一無所得及暮將散忽於曲岸見里婦攜幼女年方十餘歲牧悅之召至與語牧曰今未帶去第存晚期耳遂贈羅縵一篋爲質婦辭曰他日無狀或恐爲所累牧曰不然余今西行求典此郡汝待我十年不來而後嫁遂書于紙而別後十四年始出刺湖州臨郡三日卽命訪之女嫁已三載有子二人矣牧召母及女詰問卽出留書示之乃曰其辭也直因贈詩曰自是尋春去

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進士放榜訖則羣謁宰相其道啟詞者出狀元舉止尤宜精  
審時盧肇下稜及第肇有故次乃至稜稜口訥貌寢陋追引  
見連曰稜等登蓋言登科而卒莫能成語左右莫不大笑後  
爲人所謔云先輩善彈箏諱曰無有曰諸公謁宰相日先輩  
獻藝云稜等登稜等登

李嶺王鐸進士同年也嶺常恐鐸先大用及路巖出鎮嶺益  
失勢鐸柔弱易制中官貪之先用鐸焉嶺知之挈酒一壺謂  
鐸曰公將登庸矣吾恐不可及也願先事少接左右鐸妻疑  
置醢使婢言之嶺驚曰吾豈醢者卽命大白滿引而去  
御史府有大夫中丞雜事者總臺綱也侍御史殿中侍御史

有內外彈四推太倉左藏庫左右巡皆負重事也不常備有兼領者監察使有祠祭使館驛使與六察爲八分務東都又常一二巡因監決案覆諸道不法事皆監察亦不常備亦有兼領事者御史不聞攝他官自武宗始

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爲賊將截一耳後少傅白公奉佛用銀三錠添補然不及舊者會昌拆寺命中貴人毀像收銀送內庫中人以白公所添鑄比舊耳少銀數十兩遂詣白公索餘銀恐涉隱沒故也

京師貴牡丹佛宇道觀多遊覽者慈恩浴室院有花兩叢每開及五六百朵僧恩振說會昌中朝士數人同遊僧舍時東廊院有白花可愛皆歎云世之所見者但淺深紫而已竟未

見深紅者老僧笑曰安得無之但諸賢未見爾衆於是訪之  
經宿不去僧方言曰諸君好尙如此貧道安得藏之但未知  
不漏於人否衆皆許之僧乃自開一房其間施設幡像有板  
壁遮以幕後於幕下啟關至一院小堂甚華潔柏木爲軒廡  
欄檻有殷紅牡丹一叢婆娑數百朶初日照輝朝露半晞衆  
共嗟賞及暮而去僧曰予栽培二十年偶出語示人自今未  
知能存否後有數少年詣僧邀至曲江看花藉草而坐弟子  
奔走報有數十人入院掘花不可禁坐中相視而笑及歸至  
寺見以大畚盛之而去少年徐謂僧曰知有名花宅中咸欲  
一看不敢預請蓋恐難捨已留金三十兩蜀茶二斤以爲報  
矣